9月28日，国网鞍山供电公司离休干部、老兵张贵斌的二女儿张英，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传了一条93岁的父亲试穿新军装的小视频，收获了1.4万个赞。

这身黄色军装是辽宁省鞍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赠送给张贵斌的，视频中老人穿上军装时喜不自禁，满脸笑意，许多网友在评论里为老人送上真诚的祝福并表示敬意，点赞最多的评论说："这是你家的'宝贝'，国家的功臣，人民的英雄，祖国的骄傲。向老英雄致敬！"

距离张贵斌上次穿着军装已经过去65年。1954年，他从部队复员回乡，就收起了自己的军装，藏起了4次大功、4次小功的功勋荣誉。直到今年鞍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反复要求核实老兵立功信息，凭着"我应该对党忠诚"的朴实想法，张贵斌才将自己的奖章、立功证和喜报拿了出来。了解老人的事迹后，人们发现——

他拿出来的，不只是立功证书

■本报记者 杨明月

爱国情·奋斗者

"塔山没有山也没有塔，参加塔山阻击战的烈士们就是山，就是塔。"

1948年10月，以"惨烈"著称的塔山阻击战打响。那时，作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担架营的一名战士，张贵斌入伍只有5个月。

1948年5月，22岁的张贵斌从家乡鞍山参军。这个年轻人很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：几个月前，鞍山迎来解放，安稳的生活近在咫尺，更何况他结婚不久，妻子刚有了身孕。但是他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：父亲因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世，他早早就明白"有国才有家"的道理。因此，哭泣的母亲和妻子没有让他心软，他坚定地对她们说："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，我到部队肯定打胜仗。"

那是一场打得尤为艰难的胜仗。塔山阻击战中，张贵斌的左膝让炸弹"刮下去一块肉"，他"用土面子糊在上面"止血，继续背了20多个伤员，"7天6夜守在战壕里，没后退一步，战友受了伤我们就拼命背回来……打完仗，全连只剩下3个人"。

"一点也不怕死，就想着打胜了比什么都强。"回忆往事，93岁的老兵豪气不减当年。因为在塔山阻击战表现英勇，张贵斌获得"人民功臣"荣誉称号，并记大功一次。1949年2月6日，是张贵斌牢记一辈子的日子，那一天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在随后的大半生里，时刻谨记着自己是一名党员。

后来，张贵斌继续跟随部队南下作战，打武汉、打长沙，一直打到桂林。因战事紧张，又怕家人担心，参军后的整整5年时间里，他没给家人寄过一封书信，一张寄回家的立功证书成了让家人知道他还活着的唯一物证。

对于他的妻子丁凤珍来说，那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：丈夫杳无音信，她独自靠编草鞋为生，还要照顾家中老小。1953年，丁凤珍收到一封张贵斌寄自广州的信，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决定独自带着女儿去看丈夫。

92岁的丁凤珍已经想不起来，那次她究竟用了几天几夜才到达广州，只记得部队同志的热情接待"冲淡"了她路途上的辛苦，"到了之后，有炊事员给我打饭，还有人给我打水"。丁凤珍和张贵斌以及5岁的女儿到照相馆拍了他们的第一张全家福，这张照片至今保存在家中的相册里。

然而，丁凤珍作为一名军属的优待和光荣没享受多久。1954年，因战时留下的伤病，张贵斌抱着"不想给组织添麻烦"的想法离开了部队。他放弃了组织提供的两个工作选择：广东省广州市海关和湖北省汉口市公安局，决定回到家乡支援家乡建设，"在战场是为国尽忠，但家里还有老母亲，我该回家尽孝了"。

战争摧残了这个只有28岁的年轻人的身体。看着一瘸一拐、一顿只能吃下几口饭的丈夫，丁凤珍很是心疼，劝他去医院看看，张贵斌总是用"快好了、快好了"的话语"敷衍"。他觉得，自己是军人，在战场上受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是还能正常生活吗？

从部队复员回乡后，极少有人知道张贵斌在部队立过功，只知道他是一名党员，一名退伍军人。工作中，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和退伍老兵：张贵斌先后在辽宁省海城西柳镇小码头村党支部、西柳信用社担任过负责人，之后又到海城农电局西柳供电所当过会计和所长，也在农电局物资供应站工作过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张贵斌都兢兢业业，无私奉献，"党员就是要一心为民，不能只为自己。"

回乡第一年，正赶上村里组建生产社，张贵斌拿出自己的全部复员费100元，给生产社买了3匹马和1辆大挂车。这笔钱当时能盖5间大瓦房，可张贵斌却带着全家6口人挤进了3间草房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张贵斌到西柳供电所工作，适逢农村电网进行改造。他拖着伤腿，和全所职工一起参加会战，抬电杆、架线路，吃住在施工现场，1个多月都没回家。西柳供电所距离农电局有15公里，腿部有伤的张贵斌骑自行车往返要三四个小时，他咬牙坚持了6年。他还自己缝了个钱袋子揣在身上，保证一分不差地取款送款。

1962年，还是个孩子的李思恩跟着家人搬到小码头村，和张贵斌成了邻居。他记得，那时候张贵斌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好心人。当时农村看病困难，张贵斌经常自掏腰包买来青霉素、链霉素等药物给需要的病人，"帮了老些人了"。更让李思恩感恩终生的是，几年后他的父亲去世，张贵斌忙前忙后帮着他家操办后事，"他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把别人的困难都当自己的困难来帮着解决"。

"挣再多的钱也得用到正地方，要用来帮助别人。"张贵斌对金钱看得很淡。作为离休干部，他住院费用全额报销，但每次生病住院，只要能下床，他就让女儿办出院手续。二女儿张英说："有时候，我和我爸说多住几天国家也给报销，我爸就教育我，说我省下来，国家还能用在别处，给更困难的人用。"

如今，张贵斌和妻子住在海城市一个普通居民小区一套31平方米的房子里。每到阴天下雨，张贵斌的腿就会疼起来，老伴丁凤珍只能帮他按一按再热敷缓解。张贵斌早已习惯了这种疼痛，时常，他会因此想起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。

"那么多战友都留在了阵地上，我还活着，过上了好日子，该知足了。"

（题图照片由**刘涛**提供，制图：**张锐**）

临终前，爷爷嘱托家人把他一生珍藏的那个盒子留给了我，里面装着他最心爱的3枚"勋章"——

勋章·血脉·信念

■毕仕举

纪念章背后的故事

我爷爷有一个视如生命的盒子，里面装着他最心爱的3枚"勋章"。来我们家的客人，要是能让我爷爷打开盒子，亮一亮勋章，讲一讲勋章背后的故事，那可是最高"礼遇"。

严格意义上讲，盒子里装的不是勋章，是1枚纪念章和2枚军功章。可我爷爷一直说是勋章，就是勋章！我曾为这事和爷爷较过真，气得他吹胡子瞪眼。在他看来，他珍藏的就是3枚象征荣誉的勋章。它们每一枚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，诉说着我们一家三代军人的军旅往事，也反映了人民军队不同时期奖章的变化。

第一枚是纪念章，属于我爷爷，1957年2月由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和昆明军区慰问边防部队代表团赠。徽章外圈由金色的五角星、麦穗、齿轮组成，内圈红色背景上，上方镶嵌着金色的毛主席头像，下方是绿色的祖国大陆地图，金色的枪支和橄榄枝交汇在地图上。因年代久远，这枚纪念章已褪去了色彩，但更显得沧桑和厚重。

听爷爷讲，他1952年入伍时，我军的荣誉表彰制度刚刚建立，参加战斗立功或有重大突出表现的官兵，会发给奖状，但没有奖章。较为特殊的是1955年，我军大范围地给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功人员颁发了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，让他们这些后来入伍的人羡慕不已。爷爷说，他们在羡慕的同时，更多的是敬仰，敬仰那些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老兵，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，无愧于那一枚枚沉甸甸的勋章。

那爷爷的这枚纪念章如何而来？听爷爷讲，1956年底，他们所在部队奉命调往川滇藏一带剿灭土匪，打了几十场战斗，他们营牺牲了几十人，他也在一次战斗中挂彩。1957年2月，他们正在中甸一带作战，昆明军区和省里派了慰问团来一线慰问，给所有参战官兵赠送了这枚珍贵的纪念章。虽说人人都有，但牺牲的几十名战友已经永远无法佩戴了，所以这枚纪念章，同样是人民子弟兵用鲜血染红的勋章，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祖国和人民对子弟兵关爱，子弟兵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、甘于奉献的见证。

1960年，爷爷带着这枚纪念章退伍，回到我们那个偏远的彝族山寨，再也没有机会佩戴它。他把纪念章珍藏在一个盒子里，时不时拿出来回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，缅怀牺牲的战友，给我们儿孙讲一讲纪念章背后的故事。我小时候特别爱听爷爷讲他的军旅过往，长大后才明白，其中寄托着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。

第二枚奖章，属于我三叔。这是一枚改变他命运的奖章，是一枚三等功奖章，奖章由军徽、齿轮和麦穗组成，绶带由白色丝线编织而成，中间的三道红色竖杠表示三等功。这是我军第一代统一的奖励证章，由解放军原总政治部统一制作。

受爷爷的影响，父亲五兄弟长大后都想成为军人，轮番应征，但只有三叔遂了心愿，1984年成为一名武警战士。三叔身体素质好，也肯吃苦，在部队很快成为军事训练尖子，1987年在省武警部队大比武中，因成绩优异荣立三等功。随后，三叔被保送到军校读书，提干当了军官。

三叔曾和我讲起这枚军功章背后的艰辛和付出。他说，训练成绩要想超过别人，方法只有一个：比别人流更多的汗，比别人吃更多的苦。他每次瞄靶训练，一趴下瞄准就是个把小时，瞄得眼睛都肿了。武装越野，别人跑五公里，他就跑十公里。

收到三叔的立功喜报，爷爷高兴坏了，之后三叔探亲回家，爷爷把这枚军功章在手里摩挲了好久，之后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，每次都乐上半天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爷爷每次拿出这枚军功章，都要对我说上一句："好好读书，长大了也要去当兵，像你三叔一样拿枚勋章回来！"

第三枚奖章，属于我。这也是一枚三等功奖章，是我军目前颁授的最新式奖章。比起爷爷和叔叔的奖章，我的这一枚尺寸更大、材质更好，外形更加庄重美观。

从小爷爷就把当兵最光荣、好男儿要当兵的观念如一粒种子般播撒在我心中。2007年，我大学毕业随即入伍，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去部队前，爷爷特意拿出他和叔叔的"勋章"，让我好好看看，千叮咛万嘱咐我到了部队要积极表现，争取立功受奖。

获得奖章是每一名军人的梦想，作为我们家的第三代军人，我要是没有获得一枚属于自己的奖章，在爷爷和三叔面前就抬不起头，在全家人面前也直不起腰杆。只不过，我的身体素质比不上三叔，也没有爷爷那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机会，不过我生长在好时代，携笔从戎一样能为部队作出贡献。在军营里我处处留心，观察身边的人和事，写出多篇反映官兵工作生活的新闻稿件。2013年，我终于获得一枚属于自己的三等功奖章。探亲回家时，我把它交到爷爷手中，一向坚强的他竟然喜极而泣。自然，这枚军功章也被爷爷放进了那个盒子里。

一个家庭，三代军人，3枚不同时期、不同样式的奖章，是我们这个普通的彝族山区家庭，给祖国和人民交上的一份答卷。爷爷身为我们家的第一代军人，培养了家中第二代、第三代军人，教导我们在部队建功立业。他临终前，怕耽误我工作，嘱咐家人别告诉我，但交代要把他视如生命的那个盒子留给我。如今，一想起爷爷，我就会拿出盒子，看看里面的3枚"勋章"。我想，他的希望绝不仅仅是保存好这三枚奖章，而是希望我们家的军人血脉能得以延续，到时候把第四枚、第五枚甚至更多的奖章，放到他留下的盒子里。

这是他无声的嘱托和期望，也是我们后辈要延续下去的一种信念。

（**注：文中爷爷毕贤，退役前为解放军42师124团1营战士；三叔毕荣华，2009年转业前为武警云南总队玉溪支队副支队长；作者毕仕举，2016年转业前为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机动支队司令部参谋。**）

上图：爷爷、三叔和我依次获得的3枚奖章（从左至右）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做国防教育的『播火者』

——记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金恩祥

■胡玉军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康子湛

9月2日，哈尔滨医科大学；9月3日，哈尔滨工业大学；9月4日，郑州黄河科技学院……这是一位年逾古稀老人的日程安排。

每年至少推出3堂新课，授课次数过百，且每一堂课都会根据不同听众、不同时事背景等调整授课内容，从未用过一成不变的讲稿……这是一位老兵在国防教育领域的"冲锋"姿态。

担任14所军地院校客座教授，应邀为29个省市的党政机关及所属66所党校、57所高校和48个团以上部队授课，听众人数达数十万……这是一位老党员退休12年来的坚实足迹。

他，就是国家国防教育师资库首批入库专家，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金恩祥。

"我愿做一把火炬，点燃大家的国防热情"

9月17日下午，黑龙江省委党校学术报告厅里水泄不通，有些人甚至上到二楼向下张望，侧耳倾听。

讲台上，满头白发、身板笔直的金恩祥，思维敏捷、见解独到、语言幽默，他的授课深深吸引着台下每一个人。

"谁说大家不喜欢国防教育课？那得看是谁来讲！"该校副校长韩健鹏感慨地说，"听说金将军来授课，计划内安排的500名学员无一缺席、无一迟到。学校还有不少教员、在职研究生也闻讯赶来……"

12年前，也是在这个报告厅，即将退休的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金恩祥，应邀给党校学员讲一堂国防教育课，没想到赢得满堂喝彩。

"您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战略有这么深的研究，讲课效果这么好，何不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让大家对国防建设多些认知和了解？"课后，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永洲迫不及待地给金恩祥提议。

"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，人人都应把国防装在心中。我愿做一把火炬，点燃大家的国防热情。"当时正为了网络上一些抹黑英雄、恶搞经典的行为而忧心忡忡的金恩祥欣然答应，他向老伴收回了退休后要多陪陪她的承诺，全身心投入到国防教育宣讲中。

在接下来黑龙江省组织的"国防教育面对面"系列讲座活动中，金恩祥的课越讲越火，人气越来越旺，邀请函也越来越多。就这样，他从黑龙江讲到东北三省，从东北三省讲到大半个中国，一讲就是12年。一个装着笔记本电脑、讲稿和必要生活用品的旅行箱，多年来始终保持"战备状态"，一接到邀请，金恩祥就像出征的战士一样背起行囊就出发。

"作为一名老兵，能为国防建设吹一吹助阵号角，我感到很荣耀，也觉得这样的退休生活很充实，很有意义。"

"课讲不好砸我个人牌子是小，影响国防教育质量是大"

从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安全环境》到《扑朔迷离的半岛形势》，从《蓝色国土与海上安全》到《聚焦热点看世界》……这些年，结合时事和国防热点，金恩祥先后围绕40多个专题作了1400余场报告。

金恩祥有着部队师、旅长和原军区机关部门以及在国防大学任教的丰富工作经历，长期从事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，出版过3部专著，主编过8本军事教材，发表过90余篇军事学术论文。因此，给普通听众宣讲国防教育，对他来说并非难事。可金恩祥从没有过"对付"的念头，准备每个专题都要查阅大量资料，每堂课前都精心备课，力求根据听众情况进行针对性调整。

国防教育课多是"命题作文"，且必须紧跟形势。金恩祥每天都收听收看新闻联播，第一时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，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国内外形势，并紧盯热点敏感问题深入思考。家里堆满书籍的阁楼成为他的"工作室"，他的两台电脑中也满是大量的文字资料、图片和视频，"不能光吃'老本'，不然脑子里的那点存货很快就会用光"。

"课讲不好砸我个人牌子是小，影响国防教育质量是大！"每当接到新的授课任务，金恩祥都会一遍遍地构思，一次次地修改和试讲，直到自己完全满意，才会登上讲台正式授课。

"开展国防教育是每名老兵的社会责任"

金恩祥点燃了听众，听众也助燃着他，让他这把"火炬"越燃越旺。12年来，金恩祥始终激情不减、热情不降，没有拒绝过一次授课邀请。

2011年，金恩祥右腿的蜂窝组织炎复发，想到3天后要去长春讲课，他毫不犹豫地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带上药瓶踏上了火车。下车时，由于右腿不听使唤，他一脚没踩稳，踏进了火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小腿蹭掉一层皮。他来不及包扎就奔向"战位"，直到讲完课才到医院去处理。

由于连年奔波，加之年龄增长，金恩祥身体"报警"的地方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：颅内血管阻塞、颈椎腰椎压迫……家人多次劝他歇歇脚，他嘴上答应着"行"，可一接到邀请，他连想都不想便应承下来。

2012年一个三伏天，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县委组织部邀请他去讲课。由于时间紧，金恩祥没有订到卧铺，辗转乘坐13个小时的硬座和4个小时的汽车，到达绥滨县后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走上了讲台。由于长途旅行，颈椎和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令金恩祥疼痛难忍，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。工作人员以为是天气炎热，把空调温度一降再降，直到授课结束也不知道台上的金恩祥身体出现了状况。

"您想过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吗？"看着金恩祥家里摆放的"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"等荣誉证书，记者好奇地问道。

"开展国防教育是每名老兵的社会责任。"金恩祥说，"我已经决定后半生就干好这一件事，一心一意当好国防教育的'播火者'！"

下图：9月4日，金恩祥在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与学生亲切交流。

梁忠春摄